

窥海斋 林少华专栏



林少华，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亦从事文学创作。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著有《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落花之美》、《乡愁与良知》、《为了灵魂的自由》、《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日本名家之作凡五十余种。

村上春树的诺门罕之行

那既是在历史迷雾中持续寻找的遥远的“边境”，又是他必须日常性面对的近在咫尺的“近境”。

村上春树来过中国，来了两个星期。时间是1994年6月，路线是大连——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的诺门罕村，之后绕回北京，路线变为北京——乌兰巴托——乔巴山——哈拉哈河西岸的诺门罕战役遗址。关于此次中国之行、中蒙边界之行的记述，收录在刚出版的中译本《边境 近境》之中。

村上几乎没去任何景点。在大连没去老虎滩，在长春没看伪皇宫，在哈尔滨没游太阳岛，而仅仅是路过。较之游客或旅行者，他更是采访者。他的目的地是中蒙边境一个普通地图上连名字都没有标出的小地方：诺门罕。村上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做什么呢？

这涉及一场战役：诺门罕战役。这场战役，日本人习称“诺门罕事件”，蒙古称为“哈拉哈河战役”。事件是1939年春夏之交由日军在靠近诺门罕的“满蒙”国境线挑起的。关东军投入近6万兵力，结果在以苏军机械化部队为主力的苏蒙联军排山倒海的反击下一败涂地，死伤和失踪近两万之众，第23师团全军

覆灭。村上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在历史书中看过诺门罕战役的照片。不知为什么，自那以后，那一战役的场景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后来受聘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驻校作家期间，他在学校图书馆意外见到了不少关于诺门罕战役的英日文图书。翻阅之间，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一直为那场战役所强烈吸引的原因：“那大概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场战役的始末‘实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了。”何为日本式、日本人式呢？在村上看来，就是几乎没有人对无数士兵在“日本这个封闭组织中作为无名消耗品”谋杀掉负责任，甚至吸取教训都无从谈起。村上意识到那场“奇妙而残酷”的战役正是自己寻求的题材，决心将那场战役写进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

很明显，村上中国之行、中蒙边境之行的目的，在于亲眼看一看诺门罕战役的战场。

他在《边境 近境》中写道：“看上去原本像是坡势徐缓的绿色山丘，但也许因为苏军集中炮击的关系，形状已彻底改变，植被体无完肤，沙土触目皆是。八月下半月在苏

蒙联军大举进攻之际展开的血肉横飞的围歼战即那场激战的痕迹在斜坡沙地上完完整整保留下来。炮弹片、子弹、打开的罐头盒，这些东西密密麻麻扔的满地都是。就连似乎没有炸响的部分白形炮弹(我推想)也落在那里。我站在这场景的正中，久久开不了口。毕竟是五十五年前的战争了。然而就好像刚刚过去几年一样几乎原封不动地零乱铺陈在我的脚下，尽管没有尸体，没有血流。”为了不忘却，村上决定拾起一发子弹和一块炮弹残壳带回宾馆，再带回日本。当他半夜返回乔巴山，将子弹和炮弹残壳放在桌子上时，他顿时感到有一种类似浓厚“气息”的东西到来了。“深夜醒来，它在猛烈地摇晃这个世界，整个房间就好像被装进拼命翻滚的混凝土搅拌机一样上下急剧振动，所有东西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中咋咋作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是什么正在进行呢？”离开中国以后，那剧烈的振动和恐怖的感触仍久久留在村上身上，并使他为之困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村上开始认为：“它——其振动、黑暗、恐怖和气息——恐怕不

是从外部突然到来的，而莫如说原本存在我这个人内面的，不过是有何抓住类似契机的东西而将它猛然撬开了。”

其实，这一奇特的体验是否属于“超自然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透露和强调的信息：“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力量将其过剩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村上紧接着这样写道：“如此这般，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寂静的图书馆和由长春驶往哈尔滨嘈杂的列车中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场所，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持续感受着大体同一种类的不快。那么，我们将去哪里呢？”

“我们将去哪里呢？”——日本将去哪里呢？日本人将去哪里呢？自己将去哪里呢？不妨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疑问和追索期待将村上带到了中蒙边境的哈拉哈河西岸，带到了诺门罕。在这个意义上，诺门罕乃是村上心中的诺门罕。那既是在历史迷雾中持续寻找的遥远的“边境”，又是他必须日常性面对的近在咫尺的“近境”。

浮山随笔 徐宏力专栏



徐宏力，博士，教授，青岛大学副校长，青岛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

传 真

“阿A气色不对，八成出了问题。”阿B压低了声音说，把烟圈吐上天，小圈钻进大圈，玄机无限……阿A是单位的政坛新星，不断被人们关心着，有好心的，也有恶意的。阿B的判断引发了连锁判断：“阿A大概有病。”阿C说：“可能入院了。”阿D说：“十有八九是恶性的。”阿E说：“扩散开就完了。”阿F说：“晚期尤其无奈。”阿G说：“这些天不见人，恐怕已经没了。”阿H说……

阿B长着一副刀削脸，斗鸡眉，对别人的毛病特感兴趣，如果单位里没什么是非，他很失落，如果领导没什么麻烦，他的气就不顺。此君是资深烟民，喜欢抽某牌子的假烟，一种偷运来的海外仿品，并认为，虽假冒，但不伪劣，比真的好抽，你看人家外国的假货，比中国的真货还地道。有时搞不到假的，只好抽真的，心情很懊丧：什么世道？真烟不是真正的烟！

阿A没死。出国回来时疲惫地拎着一大包文件，眼圈黑黑的。有人异样地远远地看着他，有人匆匆敷衍几句就走开了。像见到了鬼。

“阿A气色不对，八成出了问题。”阿B声音压得更低，把烟圈吐向四周，小圈更小，大圈更大，环环相套，暗藏玄机，玄机就是玄妙的机智……“复活”的阿A更可疑了，人们聚在一起时，又有了话题：“他一定是写材料累坏了。”阿C说：“编圆了也不容易。”阿D说：“他是秘书出身，会对付专案组。”阿E说：“出来这么快，肯定检举了别人。”阿F说：“头儿这几天没见，恐怕让他拖进去了。”阿G说：“新领导就要来了。”阿H说：“据可靠消息，是上边张书记连襟外甥女的复婚对象。”大家说……里面有很多故事。

最终，阿A得到了提拔。阿B整天恨恨的，好像全世界都对他不起。

有人见不得好儿，见到有人好了，就要往坏里整，说小话，弄是非。常言道，无风不起浪，有时无风也起浪，因为有好事者兴风作浪。只要找到一个大大嘴闲人，将无中生有的编排悄悄地告诉他，然后，再神秘而信任地加上一句：你知道就行了，别传出去。这话就长了飞毛腿，加着码在

国人劣根常在舌根，嘴巴硬，耳朵软，有人好奇，有人好事，借网络打造电子长舌妇，这就生成了社会闲病。



人们的口耳之间传播。张家长，李家短，两只蛤蟆三只眼。说的多了，好像就说对了，传真传真，一传就真，有鼻子有眼儿，不容你不信。把小事儿说大，把大事儿说爆，没事儿也能说出事儿来。不关心自己是否有了竞争的长进，更关心别人是否占了上下的便宜。国人劣根常在舌根，嘴

巴硬，耳朵软，有人好奇，有人好事，借网络打造电子长舌妇，这就生成了社会闲病。无数张爱聊的小嘴长在一起，会变成血盆大口，人言可畏，好生厉害。然而，如果事主装聋作哑，置若罔闻，它好生不厉害，犹如一股下体浊气，臭一阵便烟消云散了。

名著咀英 安立志专栏



安立志(曾用名燕楠、公冶平)，在国内散文、评论征文中曾获奖数十次，连续多年获山东省杂文一等奖。随笔《薛蟠的文学观》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柴进的介绍信

有好事者按照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方式，在网上搞了个“中国当代杂文108将”，将笔者也编排在内，谓之“小旋风安立志”。其实，在下安敢与“小旋风”相比？《水浒传》中的“小旋风”，姓柴，名进，坊间称为柴大官人，本系大周皇帝柴世宗嫡派子孙，是真正的“官二代”、“富二代”。这柴进因有太祖武德皇帝敕赐的“誓书铁券”护身，且又专爱结交天下好汉，因此，在沧州地面，可谓官匪两顾、黑白通吃。

说来奇怪，柴进作为皇族，竟与林冲这个刑事犯结下了不解之缘，两人素不相识，只因久闻大名，于是一见如故，又是安排食宿，又是赠送金银，特别是柴进曾两次为林冲写过“介绍信”。分析一下这两封书信的功能，对于今天的人们认识北宋的社会百态不无意义。

一次是写给官府的。林冲行将到沧州牢城服刑，柴进置酒送行，同时给监狱当局写了两封书信，吩咐林冲：“沧州大尹也与柴进好；牢城管营、差拨，亦与柴进交厚；可将这

两封书去下，必然看觑教头。”林冲被高俅诬陷入狱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从开封府到沧州牢城，遵循的毕竟还是大宋法律。只因柴进与沧州监狱管理当局交厚，就可法外开恩。可见，宋代的法律废弛，有法不依，已经到了十分常见、十分普遍的程度。金圣叹就柴进的书信评价说：“此物每与银子一样行得通者，正为此物即银子也。”差拨说得直白：“既有柴大官人的书，烦恼做甚？这一封书信值一锭金子。”果不其然，因为有了这封信，林冲在沧州牢城，不仅免去了一百杀威棒，而且除掉了项上枷锁，还安排了打扫天王堂这样一个既省力又体面的差事。由于“人情大于王法”，柴进写给沧州官方的这封信，对于帝国的法律客观上起到了腐蚀与抵消的作用。然而，后来差拨、管营又接到另外一封信，那是陆谦转交的高大尉的书信。虽然都是书信，但“含金量”不同，柴进的书信体现的是“人情”，高俅的书信体现的却是“权力”。在差拨、管营这些唯利是图的

小人眼里，柴进的书信只值一锭金子，而高俅的“钧旨”比一锭金子还重。于是这两个见钱眼开、奴颜婢膝的执法者，立即着手对林冲的暗杀行动。这就是说在权钱交易中，权的分量往往比钱更重。这也说明，执政当局以权乱法、以权压法，往往比柴进的以金钱与人情钻法律空子，对国家法律与政府威望的危害更大。

另一封信是写给梁山的。在朝廷眼中，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者，都是反贼，都是乱党，这类不稳定因素，其危害是比黑社会更可怕的。林冲在山神庙杀了陆谦等三人后，受到朝廷通缉，走投无路，又是柴进施以援手。柴进对林冲说：“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多有做下弥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他都收留在彼。三位好汉亦与我交厚，赏寄书来。我今修一封信与兄长去投那里入伙，如何？”金圣叹就此批道：“水泊之有众人也，则自林冲始也，而旋林冲入水泊，则柴进之力也。名柴进曰‘旋风’者，恶

之辞也。”在金圣叹眼中，柴进的绰号“小旋风”并不是好话，乃“恶之辞也”。的确，柴进作为前朝的皇裔，即使得到当今朝廷的庇护，仍然对当局离心离德，不仅以情淡法，以钱坏法，销蚀着帝国的典章制度，而且与朝廷的敌人私下相勾结，梁山贼寇的形成与坐大，柴进脱不了干系。特别是柴进将林冲这样因受到朝廷迫害而“被敌人”的原本的“体制中人”擢掇到梁山，以林冲的能力与影响，显然壮大了作为朝廷隐患的反叛力量，从而削弱了朝廷清除隐患的努力。

在北宋末年，当徽宗赵佶整天陶醉于延福宫和万岁山(后称艮岳)这样的政绩工程之中，整天沉溺于瘦金体与花鸟画的盛世情结之内，从高俅到柴进，从东京到沧州，从殿帅府到牢城营，北宋官场的堤坝已经出现了“管涌”，北宋政权的基础已经出现了“裂缝”，甚至许多地方政权与国家机器已经黑社会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承受得住金兵的入侵？